

关于梁辰鱼的《鹿城诗集》

吴书荫

梁辰鱼，字伯龙，号少白，别署仇池外史。江苏昆山人。他是明代著名的戏曲作家，撰有传奇《浣纱记》、杂剧《红线女》、《红绡伎》（已佚），改编过传奇《周羽教子寻亲记》。还著有散曲集《江东白苧》。因为他以曲名世，尽管明俞宪《盛明百家诗》前编收有《梁国子生集》一卷，清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、陈田《明诗纪事》都选录了梁氏的诗作，但很少有人把他当作诗人看待，至于他的《鹿城诗集》，极为罕见，更鲜为人知。

明末清初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，著录有明一代著述堪称丰富，梁辰鱼之诗作，亦仅收《远游稿》一种，未涉及《鹿城诗集》。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卷十二“集部”始载：

《鹿城诗集》，十卷。明万历刻本。

此刻本尚存，可是已流入台湾，入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，无缘获见。目前所能看到的仅有两个抄本，一为苏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十卷本，另为度藏于北京图书馆的二十八卷本。

十卷本《鹿城诗集》为旧抄本，无抄写者的题记或跋语，不详何时抄本，但既为十卷本，当据万历刻本所过录。惜此本已非完帙，只存有序文、全书总目以及前三卷的篇什。虽然不可能目睹全书的原貌，但亦可借以窥见原刻本之一斑。集前三篇序文，系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中夏既望衡山文征明《梁伯龙诗序》，隆庆六年（1572）季秋南京大理寺卿琅琊王世贞《梁伯龙乐府

序》，以及万历十年（1582）东海友人屠隆《梁伯龙鹿城集序》。后两篇序文又分别见于王世贞《弇州山人四部续稿》卷四十和屠隆《白榆集》卷二。从三篇序文的题署时间前后相隔二十四年之久，以及各序的内容和集前的总目来考察，《鹿城诗集》应是梁氏几部诗作的合编。《盛明百家诗》前编所收的《梁国子生集》，仅选诗四十首，其篇目均见于《鹿城诗集》的总目中。至于纪游之作在该诗集中所占的比重很大，《远游稿》里所录的诗篇，亦应包括在其中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断言，《鹿城诗集》当是梁辰鱼生前的一部诗歌总集。三篇序文均为武林顾愿用隶书书写，序文后面有“万历癸未中秋”顾氏的落款可证。“万历癸未”即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，是屠隆为该集作序之次年，原书殆刊行于这一年的秋季。过了九年，即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梁辰鱼才离开人世，这部诗集或许由他本人亲自编订的。从集前总目及三卷存诗看，全书按诗体分卷，每卷似乎又根据写作年代排列先后。共收录诗一千零八十五首。

北京图书馆所藏二十八卷本《鹿城诗集》，系竹纸抄写，字迹工整。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。无界栏。线装，分订为四册。首册扉叶上钤有“古吴梁氏”、“晓峰鉴藏”和“金星轺藏书记”等印章。集中凡“玄”字，如《上方寺同玄俊上人坐流云亭》、《过玄习上人草堂次周若年韵》等，皆不避讳，可见此抄本的年代早于康熙。再从“古吴梁氏”之印推断，它或许是梁辰鱼后裔的过录本。后来散出，经清代著名藏书家金檀（字星轺）等人的收藏。金氏《文瑞楼书目》著录有此本，云：“四册。传抄未刻本。”

余前些年辑校《梁辰鱼集》时，曾将上述两个抄本做了比勘，前三卷（以十卷本计）的内容，除个别地方的文字稍有差异外，基本上相同。但两本的编排体例、篇目以及诗的标题等又有所区别。

一、编排体例。二十八卷本《鹿城诗集》，集前不载总目，亦无每卷的分目。虽然以古今体诗类次，但分卷略有不同，一至四卷（相当于十卷本的首卷），以鼓吹曲、横吹曲、相和歌辞、清商歌辞、子夜曲、舞曲歌辞、四时白苧舞歌、琴曲歌辞标目，宛然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之遗响。五至八卷为五言古诗（即十卷本的三卷）。九至十二卷为七言古诗（即十卷本的三卷）。十三至十七卷为五言律诗。十八卷仅录六言律诗一首（十卷本无此诗）。十九至二十二卷为七言律诗。二十三卷为五言排律。二十四卷为七言排律。二十五卷为五言绝句。二十六卷为六言绝句。二十七至二十八卷为七言绝句。每种体裁的诗作视篇什多寡，或分为一卷，或析为数卷，不象十卷本每一体诗归为一卷。

二、篇目。二十八卷本《鹿城诗集》各体诗皆备，共收诗一千零九十四首，比十卷本多出九首诗，如五言律诗《次前韵》（前诗为《顾公节东山草堂》）、六言律诗《听美人弹琴》、七言律诗《龙矶》、七言绝句《柳枝词二首武陵园送顾公节入京》、《静庵诗赠圆慧上人》、《得住字》以及《得稀字》等。这些诗都不见于十卷本总目，因为无由目验万历原刻本，而苏州市博物馆所藏抄本又恰好残缺后几卷，不知是抄手过录时脱漏，还是原本就没有这几首诗？按照常理，由于一时疏忽，个别地方出差错，在所难免，如果漏抄这么多首诗，恐怕就不大有可能了。

三、标题。二十八卷本《鹿城诗集》的标题，与十卷本相比较，颇多出入，前者一般字多而题长，后者则字少而题短。今举五言律诗数首为例，如《仲夏同周进士胤昌过义兴吴使君石亭山泉旧居二首》，十卷本作《过义兴吴使君石亭山山泉旧居二首》，少“仲夏同周进士胤昌”八字；如《周若年石湖草堂》，十卷本无“周若年”三字；又如《雨中宿天池寺明瑤上人禅堂晓登凌虚阁瞻眺一首》，十卷本删去其中“雨中”、“上人”、“一首”等六个字；再如《送唐六游信州访魏检校孝伯》，十卷本则缺少

后六字，这类情况不一而足。至于删去标题中一二字或缺诗题小注者则更多，如七言律诗《咏树里灯癸丑四月作》、《酬范兖州宗昊》、《留别章丘李太常开先》、《谯青州副使秦使君访公署》诸诗，十卷本均未标示出小字注。两本诗题截然不一样者亦有之，如五言律诗《题马骥才甫里别业》，十卷本则作《送马骥才还甫里》。亦有十卷本题目的字数比二十八卷本多，如《秋日送客归苍梧》，二十八卷本少“归苍梧”三字，这种情况极少，仅一见而已。

二十八卷本《鹿城诗集》卷首亦冠有文征明、王世贞和屠隆三家序文，但无“万历癸未中秋武林顾愿书”之落款，再就上述几个不相同的方面观之，非常明显，此本不是从万历刻本所过录，我倒觉得它更接近梁辰鱼原作的面貌。《文瑞楼书目》认为它是“传抄未刻本”，不是没有一点道理。大概十卷本上版开雕时，为了减少书写和刻工的麻烦，才对诗题做了一些删削。字数的减少并不影响诗题的完整，有的甚至更简炼，但二十八卷本的诗题及题中小注，对了解写诗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及酬赠的对象等都极有价值，况且还多出了九首诗，较之十卷本，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
应该说《鹿城诗集》已大致包括了梁辰鱼的全部诗作，当然不会没有散佚。明末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卷十二，就录有明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梁氏《集杜长句奉题张宪副约之玉山楼居》一首：

楼阁卷帘画图里，玉山高并两峰寒。

旁人错比扬雄宅，百遍相过意未阑。

此诗就不载于诗集中。目前复旦大学等院校古籍研究所正联合编纂《全明诗》，一定还会有所发现。

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称赞梁辰鱼诗，云：“或正言以明志，或婉语而引情，玄霜绛雪，非世所常。其高者极声音之奥，

穷造化之奇，其浅者不过略能骈贖而已。”又云：“集中篇什，如七古《松云歌》、《五台山歌》、《破瓢诗》，《落魄公子夜阑曲》、《双头莲叶歌》最为出色，律绝次之，古乐府则兴会飏举，独具体格。夫伯龙顾曲名堂，不能自己，诗特其余艺耳。然在曲家中固凤毛麟角，不可多见矣！”

在明代曲家中能诗者大有人在，能有大量作品流传下来，则实属不多。比起梁氏的戏曲和散曲作品，其诗作要逊色得多。他虽然在嘉、隆间名噪一时，享有盛誉，但他本人非达官显宦，以布衣终其身，因此，有关他生平的记载就比较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《鹿城诗集》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，对我们深入研究这位著名的戏曲作家的生平、思想和交游，无疑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！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

《甲辰本红楼梦》影印出版

《甲辰本红楼梦》1953年发现于山西，因其序言末尾所署时间为“甲辰岁菊月中浣”，又序言书写笔迹同于正文开头部分，可知此书抄成时间应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（1784），故前冠以“甲辰本”，以区别于其它抄本。

在《红楼梦》的早期抄本中，《甲辰本红楼梦》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抄本。第一，它是标名“红楼梦”的最早的本子。第二，它保存了脂本的某些原貌和文字。第三，它是带有较多脂砚斋评语的一种抄本。据统计此本共有评语二百四十八条，其中有一些未经删减和独有的评语，可以用来校核别本上的批语及探索此书的来源。第四，序言中作者（署名“梦觉主人”）对《红楼梦》的命名及八十回后是否需要续书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《甲辰本红楼梦》为八十回本，原书四十册，九行二十一字，红格白口，四周双边。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。为方便读者，书目文献出版社已影印出版。（每部定价：150元）。

· 孙 彦 ·